

祁縣志

卷壹

72813

殿志 545

城池堡寨武備附 關梁驛遞附

輿圖初具全圖 輿城圖 輿治圖 學官圖 八景圖

星野

沿革

疆域

坊村市集附

山川

形勢水利附

敬業堂

地 160 43

30

部 3 128

原序

志之義史也記註詳則防範存指畫明則方畧具名實核則法戒昭厥維重哉祁自晉魏以來未嘗有志國朝景成弘正中僅有錄本紀載之體猶爲近古後當增修之會類爲私已者所刪易至併舊籍去之故新書脫稿而古志不可復覩矣且其間體例未定文義鮮倫竟亦未嘗鏤板也嗟嗟邑久未覩全志志而又不足信豈非缺典哉是歲夏四月張侯肖岩公政成之暇謂邑志當修以存文獻乃延集諸儒開館采緝手任編纂而余與

原序

水部郎龍山李君亦載筆從事大要舊本爲質而參以羣籍往事爲據而益以時政衆論爲準而附以已臆立綱八分目五十有一各綴敘論兩越月而稿成將授之梓人以傳矣嘻嘻文獻不足孔子惜之我祁代多聞人不愧邦獻歟文若未遑焉志旣成文不在茲乎故余竊有感矣夫志識也識一邑之事也而勸懲寓焉邑之事莫先於風土故首之以輿地志輿地示可經也有輿地則必有創設故次之以建置志建置示可飭也有創置然後有財用故次之以食貨志食貨示可制也食足然

後有禮故次之以典禮志典禮示可率也禮者履也率而履之存乎官故次之以官政志官政示可勸也官師立而善人多故次之以人物志人物示可觀也有德人斯有德言故次之以詞翰志詞翰示可考也事變無窮詞翰不足該焉故終之以雜紀志雜紀示可鑒也夫使宦於斯生於斯者觀輿地而經畫以盡利觀建置之飭守以永休觀食貨而制節以裕民觀典禮而率勵以彰化觀官政而勸阻以效績觀人物而觀感以齊賢觀詞翰而考言以求行觀雜紀而鑒前以儆後則雖謂文在

原序

二

茲志焉可也不然而或廢焉墜焉侈焉弛焉怠焉悖焉荒焉忽焉則志亦徒文耳已何重之足云古之爲史者稱孔子春秋朱子綱目爲萬世文獻之宗謂其可以維世教而淑人心也向使於世教人心無與焉雖文亦奚以爲此余於志之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噫孔與朱豈易言哉是志也儻未至掛一漏萬淆是眩非叛道離經崇浮彰穢而於載事徵信維世淑人之義間有一得不猶愈於背之不全不信而不足傳者耶明邑人戴光啟撰

原序

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其要在正疆界徵文獻稽吏治
觀民風而以時損益之蓋經世事業具矣故君子重焉
祁爲陶唐故墟經歷代教養聲名文物非列邑所可望
而志載缺焉何以示天下後世乎余司牧茲土行能無
似然所懷抱惟此真心實念全從百姓起見祁不無興
地焉皆百姓所處也不無建置焉皆百姓之力也有食
貨焉百姓之力所出也有典禮焉百姓之教所成也官
政所以治乎百姓者也人物所以表乎百姓者也爲藝

原序

三

文爲雜紀或歌其風或載其道或動其修省或端其教
術凡以爲百姓也爲治之道盡在志矣矧祁彈丸邑近
邊孔道兩驛衝疲軍輿絡繹供億無休暇民力不堪使
無以志之則

國史院無以書何以知一邑利病之所在觀風者無以
採何以悉一邑甘苦之所獨亦何以廉尹一邑者之勤
若職於百姓怠若事於百姓而一邑百姓之情形皆入
於爲上者之目中哉邑承兵火之後版籍悉燬余思志
闕於治之大圖所以修之困於簿書未能也今乃政事

稍暇得與邑之鄉先生暨子矜輩掇拾殘編遠近蒐采
凡輿論所在鄉校之評可爲徵信者斟酌彙輯以補前
志之闕有序有圖有說觀土風以驗隆汙察民情以裁
政令按往事以備法戒蓋百里之中山川形勝間井譚
俗內盤止而外文明先後緩急弛張興除所宜一披閱
而見大意焉討論紹述尚賴後賢哉

康熙四年春二月文林郎知祁縣事高邑郭霽謨

原序

原序

傳世有二曰政事曰文章政事文章何爲其傳世也山川有崩阨人物有盛衰而政事文章不與山川爲崩阨人物爲盛衰者也則一邑有一邑之政事文章一代之政事文章然邑有沿革代有變遷政事有顯晦文章有存亡恃以傳世者非志曷與祁之志前代無聞其在明者旣爲兵火所殘

國家鼎運卽檄修之以爲軍國之賦役民力之普存山川人物風俗土宜其利其弊所關匪細而政事文章莫大

原序

五

於是三皇政典荒遠罔攷稽諸尚書祁爲烈山肇國有能之膺胙舟陵之遷土政事人文尚已以逮祁奚賈辛政事彬彬也至於子師仲淹其政事文章有裨天下不獨祁一邑爲然自輿地以至藝文綱分目析其於政事文章備矣况應運而興者不又有粲然可觀者歟公悅郭侯承

天子命來守此土加意斯民革故鼎新大政釐舉以志不可久缺委余採續舊本爲贊而參羣籍折衆論補所未備戴子楓仲共襄厥成楓仲勤學好問偃蹇不遇於時益

肆力於文章得攬其山川挹其人文上下其古與今焉
文中子先世祁人遷汾五世而志載之不忘其本也余
越人家於祁四世矣任其事不可無其言是成郭侯之
志傳不朽之政事文章以爲化民成俗啟佑後人作咸
正無缺之助是可傳世也是可傳世也

康熙甲辰仲秋

賜進士出身前戶部福建司郎中丙戌會試同考河南懷慶
府知府周繼芳撰

原序

原序

余初至祁渡廻馬昌源兩河覽其山川問其風俗攷志知爲晉大夫祁奚食邑縣因以得名及拜祁公祠瞻遺像典型生敬嘆春秋賢大夫明德遠也鄙上郭君已得代而縣志適成余閱其八紀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典禮曰官政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紀或訛而相屬或混而無別或析而無當者悉釐正之余因之有感矣卽如輿圖器也器有完有壞故志沿革志建置風俗習尚也每隨時高下故志食貨物產歌謠文章國華也大爲經

原序

七

史小爲詩賦又與事功節義相表裏故志人物藝文蓋古無志而存其實今有志而存其名何也觀前代之官於茲土者多矣所爲美愛斯傳者豈在周獨一賈辛在唐獨一鄧義在宋獨一司馬旦乎觀今日之產於茲土者多矣持危定難豈遂無漢之王允晉之溫嶠者乎又文人學士所爲著書立言者當不乏矣尚有如摩詰之詩子安之賦飛卿之八又成文者乎如隋之文中子雖遷河汾而誦說不忘廣武之周黨僑於祁而徘徊不去至今令人讀其遺書式其丘墓果地以人重耶抑人以

地重耶姓氏垂於竹帛文章留於載籍而鄉評公道不絕於祁人之心余有以知先正之風流未艾而繼起之紹闡光大爲甚重也況志識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令其邑而不悉其志如家督不憑簿籍如受人之田而不問其疆畝又如入山林樵獵而不辨其草木鳥獸也徧守土之吏視官署如旅舍不數載而爲輦上君子多因陋就簡其於修舉廢墜若罔聞焉故賈長沙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余承乏茲土繼郭君之後而克成厥終文獻備矣然其補遺拾缺不無望於後之

原序

八

人余拜手昌言勒之簡末以當晉乘之一

康熙六年夏四月穀旦文林郎知祁縣事關中王惟籌
誤

原序

志識也識一方之山川土俗而觀感恒於斯鑒戒恒於斯顧厥字從士從心則所關於士者爲尤重祁屬古三帝肇封之區經余攷質而始明在昔神農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又曰道者導也導爾志迨陰符以人心著訓帝典以文思啟宗爰信神明之德開物定務平地成天總之不越此心者是夫古之抗懷三立競爽千秋者亦政於心取之士各得心則氣以平士各如心則形以和氣平形和以之而贊皇化翊聖真

原序

九

如奚如狐志明揚也如珪如造志堅譏也如大雅志夷夔也子昇庭筠仲舒維溥文志煥矣序懿茂青武志奮矣而三溫六龍尤不減元凱當年至如子師太真籌畫國計志確乎其不拔誅凶格苗不是過已伯况之散座不賓文中之讀經擬聖又皆曠代畸人高尚其志不違一間於聖賢箕穎之或未逮也凡此皆三代以上人物也夫士也神崖自崇量海莫測苟能不越此心豎事功節義經學文章之幟爲千古上下之一二人當必使山川爲之生榮土俗於焉增厚者故殊方異代人人得而

依飯之而況生同土也居同方也孰狂孰詰何古何今
有識之士寧不與之結香火緣哉故曰志者心之所之
亦人之所共之斯作志義也吾祁郭侯數歲來燃犀於
懷收冰於掌措民於膝實心實政聞於上內遷大行
之秩而是志適成蓋祁初無志自余大父龍山公等彙
纂成編今復得抱珠握玉楓仲戴君其人者加詳而潤
色之將必使來洎茲土者覽其山川攷其土俗根心以
求於往昔之善敗而因革之下民之疾苦而劑調之在
士心爲聖修爲懿政在載記卽爲信史天下文章豈大
原序

十

於是如鄉道之識事又焉足以概志云康熙乙巳仲夏
穀旦邑人李而洵記

重脩祁志後序

祁志自先大夫方伯公創始九十年間無有脩明其缺者仲濂周先生文望爲一邑冠以郭侯公悅有命虛心述作五越月卒業爲綱有八爲目五十有一屬余次敘付梓余小子以繼先人志也雖不敏亦不敢辭取而讀之重有所感志輿地而慨世俗之不古也志建置而惜縣治之固陋也志食貨而嘆戶口之消長也志典禮而見鄉儀之失敘也志官政而嘉實績之如故也志藝文而幸風雅之猶存也志雜紀而知祥異之有徵也獨志

序

十二

人物則似遠不及古祁大夫父子繼美尚矣溫王爲祁巨族氣節事功文章代有傳人溫太真尤以奇偉著識在機先制變倉卒討僞趙僞漢誅王敦以安晉室真天下才祁乃有若人哉余復微不快其絕裾一節古人猶難何況今茲是在後之君子自立者何如耳雖然世之志者多詳古畧今且疑信各半故與其考往代輿地不若觀近時風土與其推往代建置不若稽近時因革察往代食貨不若考近時田賦引往代典禮不若閱近時儀制述往代官政不若衷近時宦績傳往代雜記不若

備近時見聞微往代藝文以追嗜好不若讀近時著作
以想見其所用之意列往代人物以別臧否不若取近
時行事以究觀其所尚之人或藏於一家或流於一邑
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
必由此也夫

康熙乙巳初夏戴廷拭撰

原序

晉之有乘猶吾魯之有春秋也春秋魯史而所記載多
晉事余嘗欲驅車訪之未遑也迨癸未歲余分符於祁
祁爲晉下邑葢爾微區疲於奔命間

命之日或爲予苦之予應之曰方今

聖天子聲教四訖方輿日廣扶桑戴斗之區尚皆設官命吏
以治之況禹跡所衍冀州之近地出貢賦以供天地宗
廟社稷之祀之壤者哉及入境覽其山川麓峯峙其南
昌源遶其北慨然於大夫奚之食報遠焉問其風俗男

原序

三

務力穡婦職女紅唐魏勤儉之德猶有存者稽其人物
選舉漢晉以來賢士大夫代不乏有以至田賦有樂利
之遺其尹鐸之保障乎城關無子衿之刺其河汾之道
派乎凡此皆祁之勝概班班可考也然尚恨有關者治
世之書斷自六經建閣以崇之所以使易象周禮之不
獨存魯也祁邑尊經一閣風雨漂搖典籍蕩然後之人
雖欲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其孰從而求之忠臣
義士自古爲難子師值漢末造志安社稷死生以之慷
慨大節至今猶表表耳目間而不得與於祀典是又職

司風教者所惻然而心恫也推而城有凹陷門冲坎離
奎樓乏斗牛之光雲路無扶搖之勢保殘守缺咎將誰
諉故余簿書之暇漸次修舉事既竣祁人士將分類編
輯載諸邑志而請序於予予思志也者一方之文獻也
史也卽所以爲治也予之治不敢附於古人其敢以史
自爲功乎固請不已因備載諸簡末於經閣奎樓雲路
之修也則附學校於王司徒祠堂之立也則附建置於
補城易門也則附疆域於碑記二首則附藝文其有擢
科名而登仕籍未及敘載者則附人物焉之數者皆司
實心或亦爲採風者之所不棄與肯

原序

一

康熙四十五年仲秋文林郎知祁縣事加二級教習古
單朱瑄撰

原序

今年春敬奉 上檄續纂各種縣志爲備增修一統志也所係蓋綦重矣謹會萃所當續者若干條次第纂入旣卒業而爲之序曰夫志者史之一體凡所記錄欲以信今而傳後非徒以應故事美觀聽而已邇自大夫奚後歷漢唐宋不聞有志志蓋自初明始厥後相繼重修其中體例已頗詳備續之者卽不必復事更張亦可依類編輯殊易爲力然嘗閱之見其故實不合於經史傳記特據所傳聞而率爾漫載者尚多有之竊謂此最作

原序

十五

志之大病與任情爲愛憎挾私爲毀譽者事不同而弊同何也其始也不過欲收羅之廣博其旣也乃適以疑誤夫後世博洽者知其無稽失實鄙棄弗道猶可言也寡昧者或遂奉爲典故承誤襲訛不可言也然則以此應故事而美觀聽何如取法謹嚴使事必有徵言無虛設疑則闕之之爲愈哉故志中凡涉附會不可盡信者可易則易之或雖存其舊亦必因其失而附論之庶幾是非真僞一目可了非故與前人異也 聖朝一統志將以信今而傳後豈惟所增近事若名宦鄉賢忠義孝

躬節孝之大者爲不可苟哉卽一名一物凡前志所誤
有待改訂者如更釐而正之使歸於至當亦因事修補
傳信來茲之一助也則烏得諉之曰是在昔人之咎於
今何與姑任之而已也

雍正七年歲在己酉季夏穀旦文林郎知祁縣事加一
級紀錄二次臣昆明羅著藻撰